

(美) 尼尔·斯蒂芬森 著

刘思含 韩阳 译

Neal Stephenson

上

密码宝典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编码宝典（上）

（美）尼尔·斯蒂芬森 著

刘思含 韩阳 译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CRYPTONOMICON by Neal Stephenson
Copyright © 1999 by Neal Stephens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eal Stephenson c/o
Darhansoff & Verrill Literary Agent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New Star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编码宝典: 全三册 / (美) 尼尔·斯蒂芬森著; 刘思含, 韩阳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33-2691-9

I. ①编… II. ①尼… ②刘… ③韩…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8230 号



幻想文库

编码宝典

(美) 尼尔·斯蒂芬森 著; 刘思含 韩阳 译

策划编辑: 贾 骥

责任编辑: 曹晓雅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周伟伟

插 画: Kuri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40

字 数: 969千字

版 次: 2017年8月第一版 2017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691-9

定 价: 168.00元 (全三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1	序 章 飞驰复哀鸣
7	第一章 瘠地
32	第二章 时代新秩序
44	第三章 海苔
67	第四章 进军
85	第五章 靛蓝
102	第六章 俄南之子
115	第七章 燃烧
120	第八章 行人
127	第九章 瓜达尔卡纳尔岛
131	第十章 大帆船
146	第十一章 噩梦
158	第十二章 伦底纽姆
170	第十三章 科雷希多岛
187	第十四章 隧道
203	第十五章 冻肉
221	第十六章 轮转
238	第十七章 在空中
250	第十八章 保密
263	第十九章 超密

目录

275	第二十章	吉纳库塔	1
279	第二十一章	闷根姆宅	5
288	第二十二章	电子银柜公司	9
291	第二十三章	地穴	13
305	第二十四章	巨蜥	17
316	第二十五章	城堡	21
328	第二十六章	为什么	25
349	第二十七章	转进	29
352	第二十八章	高频测向	33
361	第二十九章	纸页	37
364	第三十章	撞击	41
387	第三十一章	勤勉	45
397	第三十二章	矛头	49
407	第三十三章	马非	53
413	第三十四章	西装	57
420	第三十五章	解密高手	61
			65
			69
			73
			77
			81
			85
			89

序章 飞驰复哀鸣

飞驰复哀鸣

轮儿伐倒青竹林

战歌声凛凛

鲍比·沙夫托下士仓促之间只能想出这么几句。他站在卡车踏板上，一手握着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一手扶着后视镜，根本没法扳着手指数一数这几行诗的音节^①。“轮儿”到底是一个音还是两个音？“哀鸣”呢？卡车终于没有翻倒过去，四只轮子都稳稳地着了地。车轮的哀鸣——与那一瞬间——通通消失了。鲍比仍能听到那些苦力的呼喊，现在还混进来二等兵维里降挡时离合器发出的拉栓似的咔嗒声。维里害怕了吗？后车厢里，用防水布盖着的一吨半重的档案柜哐啷作响，密码本滑得到处都是，汽油拍打在一号情报站的机械传动式发电机的油箱壁上。现代社会对于俳句诗人来说太不友善了，“机械传动式发电机”，什么玩意儿，竟然有八个音节？它甚至连第

^① 鲍比此处及下文所写的皆是俳句。日本俳句以三句十七音节为一首，首句五音，次句七音，末句五音。均译为五七五式汉俳。

二行都挤不进去！

“我们能碾着人开过去么？”二等兵维里问道，还没等鲍比·沙夫托做出回答就用力地按下了喇叭。一个印度巡捕跳过一辆粪车闪到一边。“碾吧，他们能怎么样？跟我们开战？”沙夫托几乎脱口而出——但作为整辆车上军阶最高的人，说话总得过脑吧——他又把话咽了下去。他梳理了一下目前的情况：

1941年11月28日，星期五，上海，16：45。鲍比·沙夫托以及车上的另外六个海军陆战队员注视着这段他们刚刚急转而过的九江路。圣三一堂从他们右边掠过，也就是说，他们跟外滩还隔着两条街呢。一艘巡逻队的炮艇正泊在外滩，等着接收他们后车厢里的东西。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一两条街居住五百万人口？这两条街上住的中国人足有五百万。

与那些皮肤黝黑、从没见过汽车的乡巴佬相比，这些城里人颇见过点世面：如果你按着喇叭飞驰而过，他们就会四散着让出路来。事实上他们逃窜向路两边的情形甚至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汽车的实际速度远远不止仪表盘上显示的每小时43英里。

然而鲍比·沙夫托在他的俳句里提到的“青竹林”可不仅仅是为了给诗里添点儿东方风味，给他奥科诺莫沃克^①的爹娘开开眼界。许许多多沉甸甸的竹竿挡在卡车前面，形成了一道道临时关卡，阻塞了他们驶往外滩的道路——美国亚洲舰队和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在策划这次小小行动的时候，彻底忘了考虑现在是“周五下午”。鲍比·沙夫托本来可以告诉他们的，或者只要他们肯拨冗问一问随便哪个傻帽大兵，就会发现他们制订的这条路线恰巧穿过了金融商业区的中心地带。这里有汇丰银行（当然了）^②、花旗银行、大通曼哈

①奥科诺莫沃克，美国威斯康星州一城市。

②汇丰银行，全称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顿^①、美国银行、中东不列颠银行、中国农业银行^② 和一堆数也数不清的小型地方银行，其中好几家银行与现存的政府签订了发行货币的合同。这一定是个竞争激烈的行当，各家银行为了削减成本甚至将货币印在了废旧报纸上。如果你认得汉字，你就能看到去年的新闻报道和马球比赛分数从那些花花绿绿的数字和图案之下隐约浮现出来——这些数字和图案已经将废纸变成法币了。

就连路边小贩和黄包车夫都知道，印钞合同上规定了这些纸币的发行必须得有一定的白银储备为基础；也就是说，任何人走进九江路上随便一家银行，甩出一摞钞票（前提是它们得是这家银行印的）就能换到相应数量的真金白银。

流程是这样的：在一般的交易过程中，大量纸钞流入（假设是）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柜台，银行职员将这些纸钞拿到后面，按照发行银行进行分类，投进几英尺见方、四角拴着绳子的钱箱子里。美国银行发行的投入一个箱子，花旗银行的投入另一个，诸如此类。然后他们会在周五的下午招来一些苦力，他们每人（或者每两人）都会带着一根又长又粗的竹竿——不带竹竿的苦力就跟不带镀镍刺刀的驻华陆战队员一样——然后把竹竿插进钱箱四角的绳套里。接着，这些苦力一人扛起竹竿的一头，将整个箱子抬到空中。他们必须保持步调一致，不然箱子就会开始左摇右晃，然后就都乱套了。因此他们就会一边唱着号子，一边朝着目的地——箱子上的钞票上印的那家发行银行——走去，跟着节奏一步一步地踏在人行道上。竹竿很长，两个人相隔甚远，因此他们不得不提高声音以便彼此呼应。这条街上有好几队苦力，分别唱着不同的调子，为了不被别人打乱节奏，他们只好越唱越大声，企图盖过别人的声音。

①大通曼哈顿，现名大通银行。

②中国农业银行，是指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农业银行，并非现今的中国农业银行。

因此在周五下午下班前的十分钟，某几家银行的大门会砰然打开，拥进一大堆喊着号子的苦力——跟他妈的百老汇音乐剧开场似的，丢下一个装满破破烂烂纸钞的大箱子，要求兑换成白银。这些银行彼此之间就是这么干的，有时候他们还会选在同一个周五这么干，比如现在，1941年11月28日。到了这个时候，甚至连鲍比·沙夫托这样的小兵都明白，现银可比一堆裁好的旧报纸值钱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路上的行人、推车的小贩、气急败坏的印度巡查全都让出了一条道，贴在九江路上各种酒吧、商店和妓院的墙根上。鲍比·沙夫托和他的同伴们还是连他们的目的地——那艘炮艇的影儿都看不到：眼前密密麻麻的竹竿像是一片横着长的森林，遮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甚至连自己的鸣笛声也听不见了，耳朵里尽是苦力们错落嘈杂的歌声。这不仅仅是周五下午上海金融区的换钱高峰期，更像是要在整个东半球大祸临头之前清算最后一笔总账。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这些印在厕纸上的几百万元的纸币要么全部都能保值，要么全部作废，可能会换来真金白银，也可能换不到。简直就像一场金融信托界的末日审判。

“天哪，我没法——”二等兵维里大喊道。

“上尉说不管碰到什么鸟事都不要停。”沙夫托提醒他。他可没有让维里碾过去，他只是在提醒维里，如果他不碾，那么待会儿他们可就得好好解释一番了——雪上加霜的是，上尉就在他们后面的车里，和一群抱着冲锋枪的陆战队员挤在一起。看上尉处理一号情报站的这副态度，显然他的屁股上已经挨了几下预防性的鞭子了——拜某些来自珍珠港的，甚至是（此处应有鼓声）位于第八街和第I街夹角东南的华府营^①的将军所赐。

^①华府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官邸。

沙夫托和他的同伴早就知道，一号情报站，这个由一群弱不禁风的小水手组成的后援团，就位于公共租界一栋建筑的楼顶，藏在一个由疙疙瘩瘩的集装箱木板搭成的小棚屋里，朝四面八方伸出无数天线。如果你在那儿待得足够久的话，你还能看到某些天线移动起来，瞄准海上的某个方位。沙夫托甚至还为它作了一首俳句：

天线正仿佛
猎犬追寻在风里
以太的奥秘

这只是他这辈子写过的第二首俳句，自然不可同今日而语——他都有点羞于回忆。

然而至今没有一个陆战队员明白一号情报站到底有什么大来头，他们的工作不过是将一吨设备和好几吨纸质资料用防水布包好搬走。他们还花了周四一整天来拆掉整座棚屋并将它付之一炬，随后又烧掉了好些书籍资料。

“他——妈的！”二等兵维里吼了起来。只有几个苦力让开了路，其他人甚至都没看见这辆车。这时江边突然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那声音就好像上帝把一根一英里粗的竹竿放在膝盖上“啪”地折成了两段。半秒钟之后街上的苦力就跑得精光，只剩下一地的箱子和上面跷跷板似的竹竿，敲击在地面上发出风铃般的声音。炮艇的上方冒出了一朵蘑菇状的灰烟。维里挂到高挡，一脚把油门踩到了底。沙夫托紧紧靠在车门上，他低下了头，希望自己那顶装模作样的锅盖钢盔能派上点用场。卡车飞驰而过的时候碾爆了好几个装

钞票的箱子，沙夫托抬起头，透过雪片般漫天飞舞的钞票，看到许多巨大的竹竿飞起，跳跃着、旋转着，向江边滚去。

沪上叶落时

苍穹千门次第启

凛冬或已至

第一章 瘠地

让我们把“上帝存在与否”这样的命题留到下回再说。先假设一下，不知怎么的，一些能够自我复制的生物在这颗星球上迅速地扩散开来。通过向周围抛洒拙劣的副本或者某种根本无须多费口舌解释的方法，它们争先恐后地想要排挤掉对方。这些物种之中的大多数都失败了，它们的基因被彻底从宇宙中抹除，只有极少数找到了存活并繁殖下去的途径。肉欲和杀戮交织成了这样一首时而滑稽、时而沉闷的赋格曲，一奏便是三十亿年——这时，在南达科他州的默多，公理会牧师班扬·沃特豪斯的妻子布兰奇生下了他们的孩子，戈弗雷·沃特豪斯四世。就像其他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一样，戈弗雷生来就是个不得了的家伙——尽管从狭义的技术层面上来说，他可以逆着进化史一代一代地向上追溯，一直追溯到头一个学会自我复制这种小把戏的先祖；从他后代的数量以及质量上来看，那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不得了的家伙。那些没那么不得了的家伙都已经死掉了。

在这套以文化基因编制的生灭法则中，这已经是你所能期望的

最好的结果了。正如那位跟他同名的清教徒作家约翰·班扬^①（大半辈子都蹲在牢里，或者说在极力避免入狱）一样，尊敬的沃特豪斯牧师在哪个地方都做不长。每隔个一两年，教会就会把他从南达科他州的一个小镇调到另一个小镇。也许戈弗雷觉得这种生活方式难以融入人群，因此，这只上帝的羔羊趁着到法戈去读公理会学校的时候跳出了栏杆，奔向了凡尘俗世——这也造成了他父母长久的不快——他设法在俄亥俄州某个小小的私立大学里取得了古典文学的博士学位。做个学者并不比当公理会牧师要安定，哪里有工作给他，他就去哪里。最后他到了弗吉尼亚州的西岬（马特波尼河与帕芒基河在那里汇合成詹姆斯河奔流入海），在博尔格基督教学院（共有322名学生）教授希腊文与拉丁文。那里弥漫着大型造纸厂的恶臭，这气味甚至渗入了每一个抽屉、每一个柜子和每一页书。戈弗雷年轻的新婚妻子——没出嫁的时候叫爱丽丝·普里查德，从小跟着她做巡回传教士的父亲徜徉在弥漫着雪花与蒿草气息的蒙大拿州东部——整整吐了三个月。又过了六个月，她生下了劳伦斯·普里查德·沃特豪斯。

这个男孩与声音有着不解之缘。他可以对消防车的警笛呼啸充耳不闻，但是当一只大黄蜂飞进房子里，在天花板上沿着利萨茹曲线乱撞并发出几不可闻的嗡嗡声时，他会被它吵得大哭起来。如果他看到了什么可怕的景象或是闻到了什么可怕的味道，他也会啪的一下用手捂住耳朵。

对他来说，博尔格基督教学院里的管风琴声倒是悦耳的。小教堂本身不值一提，不过造纸厂家族捐赠的这台管风琴，就算是放在

^①约翰·班扬（1628—1688），英国著名作家、布道家。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当局借口他未经许可传教，把他逮捕入狱两次，分别监禁十二年、六个月。狱中写就《天路历程》。

四倍大的教堂里也完全够用了。教堂的管风琴手，一位退休的高中数学老师，跟这乐器非常投缘。他坚信主的属性（在《旧约》里表现出来的激烈与无常，在《新约》里表现出来的威严与辉煌）能够借由这架管风琴通过某种声波浸润机制传达进那些长凳上的罪人的心灵，因此他不惜冒着震碎彩绘玻璃窗的危险卖力地演奏着——反正也没有人喜欢那些窗子，上面的铅条早就被造纸厂的烟雾腐蚀了。直到有一次，一位被琴声震得头昏眼花的小老太太在做完礼拜之后差点儿跌倒在走廊里，她对牧师抱怨说这琴声真是太激情了，在那之后管风琴手就换了别人。

尽管如此，他还是锲而不舍地教授着乐器。所有的学生在熟练掌握钢琴之前都不许碰那架管风琴，因此当劳伦斯·普里查德·沃特豪斯听说这回事之后，他花了三个星期自学了一支巴赫的赋格曲，开始了自己的管风琴课程。那时他只有五岁，根本不能同时碰到键盘和踏板，因此在弹奏过程中他不得不站着——或者说不得不一直在几个踏板之间走来走去。

劳伦斯十二岁的时候，管风琴坏掉了。造纸厂的捐献中并不包含修缮管风琴的款项，因此数学老师决定自己动手修一修。他的身体不大好，需要一个灵巧的帮手，也就是劳伦斯，替他打开管风琴的琴盖。这么多年来，男孩第一次看到了当他按键的时候琴箱内部发生的事情。

每个音栓——管风琴能演奏出的每种音色或者说每种声音（比如木笛、小号、短笛）——后面都藏着从长到短一列列音管。长管奏低音，短管奏高音。音管的顶端形成了一道弧线——不是笔直的线条，而是向上延伸的曲线。管风琴手，也就是数学老师，在几根拆下来的音管前坐下，掏出铅笔和纸，给劳伦斯讲解起原理来。而劳伦斯茅塞顿开的那一刻，好比数学老师突然在一台有仙女座螺旋

星云那么大的管风琴上奏起了巴赫那首《G小调幻想曲与赋格》里最精彩的部分一样——约翰大叔^①用一系列不断变换的下行和弦无情地解剖宇宙构造的那一段，好像他一脚踩穿滑溜溜的垃圾堆直到触及坚硬的地面。他最后的几步阐述令劳伦斯印象尤为深刻，仿佛雄鹰俯冲而下，冲破层层伪饰与幻象，令人或是悚然，或是恶心，或是不知所措——一切取决于观者本身。天堂的大门在劳伦斯面前洞开，他窥见天使唱诗班排成一列，往前延伸到看不见的尽头。

一列列的音管从一只宽大扁平的风箱里探出头来。对应特定音符的音管排列在一条轴上，对应特定音栓的音管排列在另一条轴上，这两条轴互相垂直，形成一个方阵。在风箱的下面有一种装置，能够将空气吹入不同的音管。当人们按下琴键或是踩下踏板的时候，这个音符对应的所有音栓都会打开，音管一起响起。

这台乐器以一种清楚、简洁、合理的机械方式组合在一起。劳伦斯本以为它的构造至少得和它所能演奏的最繁复的赋格曲一样复杂。现在他明白了，一台构造简单的机器也可以产生出无限复杂的结果。

很少有人使用单个的音栓。它们往往被成组地抽出来，用以形成和声。（又是醉人的数学！）有些特殊组合很常用，比如在静谧的《奉献经》里就会用到各种长度的木笛音管。管风琴里还有一种巧妙的预设机制，管风琴手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用他们预先设置好的音栓组合。他只要按下一个按钮，风箱的压力就会把某些音栓弹出来，管风琴的音色马上就会变得截然不同。

第二年夏天，劳伦斯和他的妈妈爱丽丝遭到了一个“远亲”的侵袭——病毒家族里的一个不得了的家伙找上了他们。病去如抽丝，劳伦斯侥幸逃过一劫，只留下了极轻微的腿脚不灵，爱丽丝却不得

^①即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不以铁肺维持生命。最后，因为她无法正常地咳嗽，肺部感染夺走了她的生命。

劳伦斯的父亲戈弗雷爽快地承认了自己无力肩负现在落在他身上的担子。他辞去了自己在弗吉尼亚那所小学院里的教职，和儿子一起搬到了明尼苏达州的莫尔海德，住在了老班扬和布兰奇的隔壁。接着他又在附近的一所师范学校里找到了工作。

到了这会儿，似乎劳伦斯所有的监护人都心照不宣地认定，最适合（也是最容易）抚养这个孩子的方法就是放任自流。劳伦斯仅有的那么几次向他们寻求帮助的时候，他提出的问题也没人答得上来。十六岁的时候，本地的学校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挑战性了，劳伦斯·普里查德·沃特豪斯踏上了离家求学之路。他被爱荷华州立学院录取，实际上这所学院就是征召他入伍的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一个基地。

爱荷华州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里有一支乐队，他们得知劳伦斯喜欢音乐之后非常高兴；但是要在一艘无畏战舰的甲板上排练管风琴太不现实，他们就给了他一架钟琴和几个铃铛。

不用在斯康克河的冲积平原上叮叮当当地来回排练时，劳伦斯主修的专业是机械工程。但他成绩并不好，因为他跑去跟一位保加利亚裔教授约翰·文森特·阿塔纳索夫和研究生克利福德·贝瑞^①混在一起，这两位正在企图制造一台能够自动计算一些特别冗长的微分方程的机器。

劳伦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太懒。他早就发现如果人能够像超人那样具备透视能力，能够透过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看到事物之中的数学本质，一切就简单多了。只要你能找到某件事物的数学规律，

^①约翰·文森特·阿塔纳索夫和克利福德·贝瑞均为美国物理学家、发明家。他们发明了第一台自动电子数字计算机“阿塔纳索夫-贝瑞计算机”。

你就了解了它的一切，用一支铅笔和一张餐巾纸就能将它玩弄于股掌之上。他在钟琴的银色琴键上找到了这种规律，在悬链式拱桥的结构上找到了这种规律，在阿塔纳索夫和贝瑞那台计算机器布满电容器的转鼓上也找到了这种规律。因此像演奏钟琴啦，铆接大桥啦，或者是研究那台机器为何不能正常工作啦，这些实际的操作并不能引起他的兴趣。

因此，他的成绩一直不好。不过他时不时会在黑板上露几手，让他的教授膝盖发软，让他的同学又是困惑又是嫉恨。流言四起。

这时，他的奶奶布兰奇运用她在公理教会里广泛的关系网，在劳伦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他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她最终帮劳伦斯拿到了一个圣保罗某个燕麦加工大亨家族提供的没什么名气的奖学金，该奖旨在将中西部的公理会众送入常春藤联盟高校学习一年，这足够让他们的智商分数得到显著的提高，又不至于太离经叛道。于是，劳伦斯就成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二年级生。

众所周知，普林斯顿是一所赫赫有名的学校，去那里深造实在是莫大荣幸，但是没有一个人跟劳伦斯提起过这些事。后果有好也有坏：劳伦斯几乎毫不感恩地接受了这份殊荣，差点儿把赞助他的燕麦大亨给气疯了；另一方面，他毫不费力地就融入了普林斯顿，因为这对他说来不过是换了个地方罢了。这里让他想起了在弗吉尼亚的好时光，镇上也有几架不错的管风琴，尽管每当他想起那些桥梁设计和链轮切削的工程学作业时还是有点高兴不起来。和平常一样，这些作业也全都可以归结到数学层面上轻松解决。但他还是时不时会遇到瓶颈，这时他就会来到范氏大楼^①——数学系的所在地。

范氏大楼里各色人等都有，大多操着一口英国腔或者其他欧洲

^① 范氏大楼得名于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第一任系主任亨利·伯查德·范因。